

*The Girl
With No Name*

没有名字的女孩

[英]玛琳娜·查普曼 [英]凡妮莎·詹姆斯 [英]黎恩·芭蕾特·李 / 著 林晓钦 / 译

[一段不曾放弃自我的成长经历，一个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]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*The Girl
With No Name*

没有名字的女孩

[英]玛琳娜·查普曼 [英]凡妮莎·詹姆斯 [英]黎恩·芭雷特·李 / 著 林晓钦 / 译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名字的女孩 / (英) 查普曼, (英) 詹姆斯, (英) 李著; 林晓钦译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5090-1008-2

I . ①没… II . ①查… ②詹… ③李… ④林… III . ①回忆录—英国—现代
IV . ① I561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69137 号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01-2014-7232

WILD CHILD (OLD TITLE: THE GIRL WITH NO NAME) By MARINA
CHAPMAN , LYNNE BARRETT-LEE AND VANESSA JAMES

Copyright : © 2013 MARINA CHAPMAN AND LYNNE BARRETT-LE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LOWNIE LITERARY AGENT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, INC., LABUAN , MALAYSIA .
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4 Changsha Senxin Culture Dissemination Limited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 名: 没有名字的女孩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(010) 83908377
(010) 83908455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: 9.25
字 数: 197 千字
版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5 年 1 月第 1 次
书 号: 978-7-5090-1008-2
定 价: 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

此书献给玛麓亚·尼利与阿玛迪欧·弗雷罗

并纪念挚爱的玛鲁嘉女士



前言



“约翰，停车！我想出去一下。”

听到妈妈说的话之后，爸爸立刻看了一眼后视镜，确定后方没有来车，就把车子停到一个英式铁路的小站旁。他们两个人好有默契，好像已经做好了秘密协议一样。但是，其实没有人知道妈妈想要做什么。天色已经慢慢变暗，这条安静的约克郡小路四周全都是深色的树篱。这些树篱很高，就像蛮横自大的军事防御措施，将整个开放空间完全包围起来。

妈妈兴奋得立刻冲出车外，跳进树篱中，消失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。我的脑海中顿时出现好多种想象，可现在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

我盯着那堆灌木丛，希望能够看到妈妈要回到车上的迹象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终于看到她那头凌乱的黑发。她小心翼翼地从小篱中爬回来，两只手似乎抱着什么东西。我看着她娇小的双脚踩过树篱，慢慢走回路边。她跳回车上，一边喘着气，一边对我跟姐姐露出招牌式的拉丁微笑。她的大腿上坐着一只体型庞大、看



起来不太开心的野兔子。

“我抓了宠物给你们哦！”妈妈非常开心地说。

这是我对母亲的第一份记忆，当然，这也是我的第一只宠物“摩普西”。对于妈妈做的事情，我其实不太惊讶。毕竟，如果你一直待在她的身边，就会了解她非常古怪的个性与各种无法预料的举止。今天不过是另一个平凡的日子而已。

妈妈常说：“在哥伦比亚，像我这样的生活其实一点儿都不特别。只要问问任何街上的小孩，就会听到很多故事。”她从来不觉得自己的故事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因为在 20 世纪 50-60 年代的哥伦比亚，绑架、诱拐、毒品、犯罪、谋杀与虐童，只不过是平凡生活的主题。

你或许会好奇，为什么我的母亲选择在这个时候分享她自己的故事。好吧，老实说，她从来都没有这个打算。她不是那种想要追逐镁光灯，进而成名或者获利的那种人。她真正想要的东西只是一个家——这是她内心最深处的目标与梦想。

这本书的开头，是作为女儿的我替母亲写下的生命故事。当我体会到妈妈已经不再年轻而她的记忆力也开始逐年衰退时，我选择以这种方式来记录自己家庭的遗产。我也希望能够借此了解母亲过去所承受的苦难，如果她没有经受这些苦难，就不会有我和姐姐琼·安娜。

要厘清母亲脑海里那凌乱、纠结的记忆，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两年来，我们喝了无数杯咖啡，潜入她的记忆，并在 2007 年 4 月前往哥伦比亚进行勘查，这才开始将她那些琐碎杂乱



的记忆碎片慢慢拼凑出完整的图像，让这本伟大的书籍终于得以问世。

我们并没有盘算过任何相关计划，却很快发现，出版母亲的故事可以带来很多好处。例如，或许她真正的家人会因为读到这本书而跟她重逢；此外，全世界尚有好几百万的父母亲也在类似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的小孩，我们希望母亲的故事能为他们带来一些安慰。

这件事情也让那些对我母亲而言很珍贵的慈善团体有机会被关注，比如由我家族成员成立的非营利慈善单位“弃婴代养家庭”（SFAC, Substitute Families for Abandoned Children）和“新热带灵长类动物保育组织”（NPC, Neotropical Primate Conservation）等等。同时，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个渺小人类战胜无数逆境的故事，鼓舞仍受困于黑暗世界的人们。

人们经常问，我是如何得知妈妈的故事的。从来都不是她叫我们乖乖坐好，然后就开始说故事给我们听。事实上，每天生活里所发生的事都可能会让她回想起过去在森林的日子。举例来说，香豆荚就可能让妈妈想起过去在那个“魔法世界”所发生的缤纷故事。我非常喜欢看着她回想过去时的兴奋表情，像是她看见某种植物的图片时，或者在市场上发现某个品种的香蕉，而那是那群猴子的最爱。

这个故事不仅记录了她所讲述的故事，同时也包括了她的各项行为举止。她是一个相当狂野、充满活力的妈妈，而这一点让我跟姐姐体会到，她确实是由另一个物种所抚养长大的人，她永



远都是我们的“猴妈妈”。有时候，她会因为自己非正统的教育方法而遭受批评，但是她学习的对象其实就是当初那群猴子大军。从妈妈身上，我和姐姐就能清楚地知道，那些猴子一定是世界最有爱心、最有趣、最有创造力的父母。

典型的查普曼家庭外出探险的日子就是，母亲和我们两个女孩子在树上爬来爬去，父亲则在树下研究各种树皮和苔藓（他的口袋里也必然带着采集样本的玻璃瓶）；有时我们也会进行动物救援任务，或者会因为想要探险一条小路，也可能是追逐一只引起我们好奇心的小动物而迷路。总之这样的日子一定是以妈妈的烤牛排画下完美的句点——不管什么季节，我们都会带上轻便式的烤肉架，就算是雪季也不例外。感谢我的家庭，我几乎没有什么走在小径上的“正常”散步经验，反倒是在回家后，会在头发里发现夹带的树枝。

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写照有着不少令人尴尬的事实，自从搬家之后我就体会到，我们跟一般的家庭是有那么一点儿不同。我们向妈妈要求食物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常人。有时候，像是在玩游戏，妈妈会拿着一碗甜麦片粥要求我跟姐姐做出最棒的猴子表情。我真庆幸社会福利机关没有来视察过我们家。

晚餐过后，我们会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互相梳理、清洗对方的身体，把彼此头发上的脏东西挑掉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放松的活动，也是打发时间的最佳选择，尽管我们3个人在事后看起来像是嗑过药一样的疯狂。我还记得有次头虱入侵我们的头发，那次可算得上是有史以来我们理毛“事业”的最高点了吧！



谈到宠物，原则上妈妈准许我们养宠物，但不能把动物关在笼子里，那会让她觉得很难过。因此，我们有好几只兔子在院子里跳来跳去。当然，它们有时候也会跑去邻居的院子里，不过显然这种放养的模式并不适用在小鸟身上。

由于妈妈不太识字，因此我也不太记得她曾经为我读过任何床头故事，不过她倒是会编自己的故事给我听。她会说一些非常神奇的故事，而这也造就了我少数几个不怎么光彩的习惯之一，比如隔天睡过头而迟到。但是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却让我学到了人生中最宝贵的课程，虽然她总是说自己的人生有残缺，不过这并未阻止她让我们得到最好的教养，尽管她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无缘享受这样的过程。

经过了 40 年，哥伦比亚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。现在的哥伦比亚充满活力、非常进步，称得上是安全的地方。但是在 1950 年，我的母亲还很小的时候，绑架、非法买卖、贪污毒品与犯罪等事件层出不穷；而 40 年代晚期的自由派人士的改革，最后只带来了将近 10 年的叛乱行动与贼乱横行。他们将这段时间称为“暴力时代”，大量的杀戮、虐待、诱拐与强奸，都是相当普遍的事情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恐惧与不安。这个时代的动乱不安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死亡事件（包括无辜的小孩）。妈妈的脑海中仍然存在着对当时那个哥伦比亚的记忆，她在生下姐姐之后，甚至不愿意让护士把姐姐带走，因为在她的回忆中，医院就是犯罪集团用来偷窃婴儿的大本营。

直到 1997 年，哥伦比亚仍然是婴儿绑架率前三的国家。过



去几十年来，每个星期六晚上的《绑架之声》(*Las Voces del Secuestro*)会从午夜12点播放到早上6点，节目里的电话会不断响起，所有希望找回自己家族成员的人都会借由这个节目传递各种讯息。那些讯息实在令人觉得心碎。

那些遭到绑架的小孩因为他人的贪婪而受苦，正如我妈妈的经历一样。我的母亲就是活生生的证据，她让我们了解生活环境绝对不会是一个人的末路。事实上，正是基于她一路所受到的特殊教养，才让她成为今日这样一位坚强、惜福、慷慨、无私与积极向上的女子——当然，也非常狂野与不符合传统。

在我和姐姐的成长过程中，妈妈从不允许我们生太久的闷气。相反地，她会激励我们：“打起精神来！站起来，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出一些新东西！要懂得惜福。还有，快点儿动起来！”

她认为万事皆有其价值：喘息之间、每个新的一天，以及她生命中莫大的喜乐——作为一个母亲、祖母、妻子与朋友。因此，请让我向各位读者介绍这么一位杰出的女人，她想告诉你们一个传奇的故事。玛琳娜——我的母亲，同时也是我的偶像。



自序



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我人生的故事。一开始，我认为谈论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算得上是全天下最简单的事情。但是，我错了，这是一件最难的事情。

认识新朋友时，我们总会向对方介绍自己的名字。所有的人都这么做，而这也是让别人辨识我们的方法。我会告诉别人我叫作“玛琳娜”，但这不是我出生时父母亲帮我取的名字，而是我在14岁那年帮自己挑的。我出生时的名字，就像是童年时期的所有经历一样，都已经消失不见了。

那些用来建立自我认同的回忆，对别人来说是如此的理所当然，但对我而言，这样重要的记忆早就不复存在了。我的父母亲在哪里？他们叫什么名字？我完全不知道。我的脑海里没有一丝关于他们的图像，连模糊的记忆也没有，我甚至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。我心中有无数得不到答案的疑惑。我的家乡在哪里？那又是个怎么样的地方？我跟家人相处得好吗？有别的亲人还记得我这个姐妹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他们又是谁呢？现在在哪里？我



喜欢做什么？我感受到疼爱了吗？我快乐吗？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？我到底是谁？

迄今为止，我对自己的认识如下：我大约出生在 1950 年左右，地点是在南美洲的北部地区，很有可能是委内瑞拉或者哥伦比亚，但我不确定是哪一个。由于我成年以后几乎都待在哥伦比亚，所以我总说自己来自哥伦比亚。

我唯一拥有的回忆，也就是我能够明确跟各位分享的事情，其实非常模糊，根本没什么清晰的印象。举例来说，我还记得自己的黑色娃娃，它身上穿着拉拉队的百褶裙，衬衫上面别着一条红色缎带，它的皮肤非常柔软，有着一头凌乱的黑发。

我也记得一台裁缝机。它的机身是黑色的，一旁则以金线作为装饰；裁缝机的旁边摆着一张椅子，上面通常放着一叠尚未完工的纺织品。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还没制作完成的洋装呢？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的老家非常拥挤，而所谓的厕所其实只是在地上挖一个坑，让家人可以方便的地方而已。此外，我印象中的那个地方总是人声鼎沸、热闹不已，而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小村庄，孩童们嬉戏的欢乐声也总是不绝于耳。

其实，我反而更能回想起外面的环境，像是家门外的那条红砖路。我经常沿着这条路一路奔跑到庭子里，并且花上好几个小时在那里摘菜。我对那个地方的记忆非常清晰，而伴随着这个记忆的是一个呼唤我回家的声音，只不过我通常都拒绝照做。只要回忆起这些事情，我就会有种快要想起自己名字的感觉，因为那就是他们口中不停呼唤的名字。然而，我怎么也无法忆起那个名字，




这个可悲的事实一直困扰着我。


还有什么事情呢？究竟我还能够清楚地想起什么呢？我还隐约记得大人们会走一段漫长又蜿蜒的山坡路，到山下去提一桶又一桶满满的水回来。我也还记得每天大概可以见到三四辆的车子，总之非常稀少。时至今日，每当我眺望远山，总是会有一种激动的感觉，因此我也一直认为自己的家乡就在山上。

这就是我所能透露的全部了，我只知道这些事情，因为所有的一切在一夕之间全都变了样。

玛琳娜·查普曼



第一部



01

豌豆荚总是令我着迷不已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当我用手掰开豌豆时，那种清脆的声音总是让我感觉到一股魔力。因此，菜园里头那个种植豌豆的角落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我经常在那里待上好几个小时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。

种植蔬果的地方其实只是我们花园的一小块土地。那一天，因为没事可做，我又偷偷从后门溜出去，钻过篱笆后，一路来到花园。我知道附近还有其他小孩，我可以听见他们，但是我一点儿都不关心他们正热切讨论的话题，我只想要坐在那个阴凉的角落里，躲避炽热的阳光。

当时我4岁，快满5岁，而我迫不及待地希望5岁生日快点儿到来。就我当时的身高来说，那园里的植物简直就像巨人一样高大，它们从肥沃的土壤里拔地而起，形成了巨大的凉亭，而长长的藤蔓更是快爬出了篱笆。一开始，我们只种植了甘蓝



菜和莴苣，接着有了一排排不停向上蔓延的花豆，最后就是豌豆了。豌豆长得茂盛浓密，有着一大丛的卷须和叶子，挡住沉甸甸饱满的豌豆荚。

我席地而坐，随手拿起距离身边最近的豌豆荚，用手指掰开它，沉浸在那令人感到满足的“啪”声中。厚实的豌豆荚里藏着一颗颗饱含翠绿光泽的豆子，我把那些甜美的小小圆粒放进嘴里咀嚼，品尝它们美好的滋味。

不一会儿，我身边就堆满了掰开的豌豆荚，还有一堆特意挑出来的淘汰品。由于我全然投入在豆子的世界中，因此没注意到当天菜园里还有其他人的存在。

整件事情发生得太快，在我脑海里就只是一截短暂的记忆片段。前一分钟，我还陶醉忘我地蹲坐在泥地上，下一秒，我就看见一只黑色的大手与白色衣服一闪而过。在我还没有机会大声哭喊之前，就被蒙住了整张脸。

我想，当时的我或许一度尝试着要大喊，那是很正常的本能反应。但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，又有谁会听得到我的声音呢？当我在恐惧与惊吓中发抖时，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剂味直往我的肺里窜。那只巨大、有力的黑色手掌一把盖住了我整张脸，在即将昏厥之际，我最后的想法其实很简单：我死定了。

当我慢慢地从药物所造成的昏睡中醒来时，根本不知道已经过了多长时间。但我注意到身边的一切有些不一样。我开始留意周遭模糊的声音，希望听到一些让我安心的蛛丝马迹。我在哪里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

我试着让自己的身体脱离睡眠状态，眼皮却变得越来越重，连张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。于是我只好闭着眼睛继续探测附近的声音，试着了解身边的情况，并搞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。

没过多久，我就认出了广场的声音，我很确定我听到母鸡的叫声，或许还有几只猪或鸭子。另外还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，那是汽车的引擎！下一瞬间，我才意识到，我根本就没被阵阵引擎声所包围，我的身体正不由自主地随着引擎的催促声起伏震动。我在一台车子上！噢！不！这可能是一辆卡车！

好不容易使尽力气睁开眼睛之后，我确定了一件事：我们正行驶在一条非常颠簸的石子路上。明艳的日光几乎要刺瞎我的眼睛，从我身旁呼啸而过的景象也都是一条条的模糊色彩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更不清楚会被带到哪里，而载着我的这辆车子似乎正全速前进，导致我不停地在车厢内翻来倒去。

随后我才发现，这台卡车的后车厢里不只有我一个人。虽然我无法看清其他人，却能听见他们呜咽的哭泣声和“放我走”的喊叫声。卡车上还有其他的小孩！跟我一样，他们全都吓坏了。

我不知道究竟是出于恐惧，还是药物又再度发挥效用，总之，我眼前的景象与耳朵听到的声音开始变得模糊起来，我又一次失去了意识。

再一次醒来时，不知又过了多久，我注意到一件事：有水不停地滴溅到我的脸上，而我眼前的一切晃动不已。紧接着我意识到，我被扛在一个成年男子的肩膀上，身体随着他急促的脚步被甩来甩去。我的脸朝向地面，头发遮住了眼睛，途中还有纠缠缠绕的



树叶与细枝不断打在我的身上。我的脚和腿被植物的尖刺给划伤，撕裂的皮肤让我疼痛不已。

我就这样被一路扛进了森林深处。尽管我无法看清楚，但我知道还有另一个男人也跟着我们一起奔跑。我可以听见地面上的树叶被踩得劈啪作响，以及两个男人重重的脚步声。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。其他小孩呢？他们到哪里去了？从他们两人快步前进的情况看来，像是发生了严重的紧急事故，导致他们必须尽速逃离某个东西。他们吓坏了，就像我一样。会是一只可怕的动物或是怪兽吗？传说中森林里总是住着可怕的怪兽，加上那两个男人沉重、急促又惊慌的呼吸声，让我不禁猜测有个危险的东西正追在我们后头。

背着我跑的那个男人似乎快撑不住了，他的膝盖再也无法伸直，脚步也愈来愈蹒跚。我根本不知道我们跑了多远，也不知道要跑往哪里去，但我感觉得出来，我们已经跑了很长一段路了，那个男人已经气力耗尽，简直快要跌倒了。我实在太过害怕而无法思考，只能本能地紧抓着他，并且祈祷能够早点儿摆脱后面那个追赶着我们的可怕的东西——不管它是什么。

最后，他终于停下来了，我的身体却止不住地剧烈颤抖着，同时也感到天旋地转般的晕眩，仿佛那个男人不确定接下来该往哪个方向去。但是很快地，他又开始拔腿狂奔，纵身向大树下浓密的灌木丛冲去，而且这次跑得更快。我试着抓紧他，但是我以为他会跟之前一样用力地抓住我，所以又稍微松开了自己的手。想不到他竟粗暴地把我从肩膀上甩下来，让我直接扑倒在地。